

New History Salon

新史学沙龙

陈启能
王学典
姜芃
主编

过去之谜

The Riddle of the Past

[法] 保罗·利科 等著

《过去之谜》

[法] 保罗·利科 著 蔡甲福 李春秋 译

《二十世纪末的历史思考（1945~2000）》

[德]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 著 傅天海 刘颖 译

《理解、批评、认同——阐释学知识构成中的自我与他者》

[德] 于尔根·施特劳布 著 吴华英 李菊芬 译

《第五个维度——原始文化中的社会性时空及对历史的理解》

[德] 克劳斯·E·米勒 著 陶卓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THE GREAT WALL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BY THE LATE MR. J. H. M. J. VAN DER WERF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ITS ORIGIN TO THE PRESENT DAY, WITH A DESCRIPTION OF ITS CONSTRUCTION, AND A HISTORY OF THE VARIOUS WARS AND CONQUES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SINCE ITS COMPLETION. BY THE LATE MR. J. H. M. J. VAN DER WERF, ESQ., OF THE NETHERLANDS. TRANSLATED FROM THE DUTCH BY J. H. M. J. VAN DER WERF, ESQ., OF THE NETHERLANDS. LONDON: PRINTED BY J. H. M. J. VAN DER WERF, ESQ., OF THE NETHERLANDS. 1800.

中国民间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民间故事
中国民间歌谣
中国民间传说
中国民间戏曲
中国民间舞蹈
中国民间音乐
中国民间美术

过去之谜

《过去》一书，从民间传说和民间歌谣中的世俗文化，
民间故事中的历史知识，民间戏曲中的生活知识，
民间音乐舞蹈中的艺术知识等方面，及时地反映出民间文学的
发展变化，是一本值得推荐的民间文学读物。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去之谜/(法)利科等著;綦甲福等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4

(新史学沙龙)

ISBN 978-7-5607-3689-1

I. 过...

II. ①利... ②綦...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574 号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250100)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 格: 720×1010 毫米(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总 序

毋庸讳言，眼下的中国史学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这一巨变因同时构成为中国社会巨变的一部分而显得异常深刻。

事实上，这一巨变已延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只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巨变在悄然加速。巨变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个基本的方向。而此时的中国史学，却失去了度量变动的参照本身，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正不知该划向何处。

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当前的史界情势！

“历史学往何处去？”从“文革”结束后就一直是个问题。最初我们想回到前“文革”时代，很快发现不行。八十年代我们急切地拥抱现代化，“反传统”，向往所谓的“西方文明”。九十年代，“西方”虽未淡出，但“传统”却卷土重来，与传统互为表里的“国学”也随之复兴重光。出于对所谓“国学”的向往，九十年代的知识界集体向民国学术走去。近若干年，我们的学风又在调整之中，回归考据的势头有所减弱，“西学”特别是其中的“西方汉学”或美国中国学重又抬头，乃至有成为“显学”的迹象。但“西方汉学”能成为未来史学界的稳定方向吗？回答显然无法立刻作出。

实际上，史学界仍处在摸索和徘徊之中。

史家的天职让我们懂得，巨变的时代，巨变中的史学，需要一份清楚的历史记录，或者说一份实录。这份记录或实录必须要贴近时代，要同“本土化”与“全球化”交相辉映的学术现实共脉动；要尽可能多地容纳大家对其历史去向的望闻问切，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人们特色各异和角度不同的病情诊断与症候分析；还要能引领史学走出当下的迷茫，要竭尽所能地寻找中国史学前行的新航向。其中，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概括力的审视和扫描必不可少，而基于不同审视和扫描的批评与专深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当然，第一位

过去之谜

的,是必须要有一份对中国史学存续承继的厚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应是人们进行相关思考的起码的心理基础或共识。

我们发现,能同时体现上述追求的期刊和出版物,不是说没有,而是太过其少。对于巨变中的史学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因此,“新史学沙龙”出焉。

陈启能 王学典 姜 芃

2008 年 4 月

目 录

过去之谜

[法]保罗·利科著

前 言	(3)
-----------	-----

过去之谜:回忆—遗忘—宽恕

导 论	(10)
第一章 回忆的所指和历史学	(13)
第二章 过去与时间的辩证法	(21)
第三章 过去在时间性运动中的过去性质	(28)

阅读过去的时光:记忆与遗忘

导 论	(34)
第一章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	(36)
重忆与纪念	(36)
一、个体记忆具有优先地位?	(36)
二、个体与集体记忆的交互式结构?	(39)
三、历史意识	(41)
第二章 想象与记忆	(43)
第三章 受伤的记忆与历史	(48)
一、受伤的记忆的形态:创伤与滥用	(48)
二、历史学的批判功能	(54)
三、记忆向历史表明什么	(59)
第四章 遗忘与宽恕	(60)

过去之谜

一、遗忘	(60)
(一)深层的遗忘	(60)
(二)遗忘与唤起回忆	(63)
(三)遗忘与历史意识	(66)
二、宽恕	(67)
(一)宽恕与遗忘	(67)
(二)赠予和宽恕	(69)
(三)沉重的宽恕	(71)
人名索引	(73)

二十世纪末的历史思考(1945~2000)

[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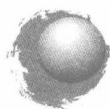
前言 二十世纪末的历史思考	(79)
美国	(81)
英国	(90)
法国	(93)
德国	(96)
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决斗	(106)
“新文化史”的欠缺	(109)
“新文化史”不问政治的禁欲态度	(114)
1945 年以来的理论流派	(117)

理解、批评、认同

——阐释学知识构成中的自我与他者

[德]于尔根·施特劳布著

写在前面的话	(127)
第一章 同化、适应以及理解的关联结构	(128)
第二章 阐释、比较、评价：问题的核心	(136)
第三章 比较行为：互相适应还是异域理解？	(141)
第四章 阐释和理解作为对有效性要求的批评	(151)
第五章 理解与认可	(158)
参考文献	(167)



第五个维度

——原始文化中的社会性时空及对历史的理解

[德]克劳斯·E·米勒著

清晨的觉醒	(175)
第一章 进 入	(177)
第二章 在土地里	(182)
第三章 过去的特征	(186)
第四章 痕迹的解读	(205)
第五章 扎 根	(216)
第六章 调 整	(223)
第七章 绿 洲	(236)
第八章 沙漠化	(240)
第九章 进 步	(242)
傍晚的爆发	(245)
参考文献	(252)
中外人名对照表	(263)

过去之谜

Das Rätsel der Vergangenheit

[法] 保罗·利科 著
蔡甲福 李春秋 译
蔡甲福 校译

前言^①

历史的终结,这一观点已经频繁甚而是太过频繁地被提出,但是对历史之意义这一问题我们却始终不能释怀——尽管如此,一种古典历史哲学或一种纯粹的历史理论却还都不能对此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在其充满思考的自传《反思集》中,利科承认,从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在“意义”(sens)之多义性这一角度上纠缠着他。^② 意义和历史的这种关联难道不是在回指一种先验的陷于历史之中(In-Geschichte-verstrickt-sein)吗? 是否一定要从此处挖掘该问题的根源并探讨该问题之所以不可推卸的原因呢? 但是究竟该从何处着手对此关联中个体的和集体的或文化的维度进行研究? 利科认为,过去与将来可以在记忆、回忆和历史中实现二者的相互指涉,但是他也反对对这一关联进行话语式和科学式缩略。毕竟,历史思维和历史认识是以一种历史性的、具体化的受激(être affecté)为前提的。这一棘手的历史之意义问题汇集于对历史的、事前的(vorgängig)感觉之上;历史作为感官经验以及遭际(Widerfahrnis)先于被重构的意义,人们试着从这一意义出发去解释所经历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历史哲学和(作为历史批判理论的)史学就回指了一种有关历史性的阐释学。与之相对,本书中利科将在文化视阈中对此问题进行阐明,从而达到一种不同寻常的系统性的影响,这也正是利

① 本前言主要由贺克协助翻译完成,在此表示感谢。——译者

② 该书最先出版的是英文版,L. E. Hahn 主编,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Vol. X Ⅶ, Chicago/La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95; 法文版本: *Réflexion faite*, Paris: Seuil, 1995, 参见第 63 页及以下。

过去之谜

科这些思考所取得的效果。^① 在如此众多的、以密集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主题——历史与想象、对记忆的伤害、创伤、遗忘与宽恕等等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20 世纪集体的暴力体验所留下的痕迹；这仿佛是在历史反思中留下抽象伤疤并“引发思考”的痕迹。早在 1955 年，他第一次发表历史哲学回顾作品《历史与真理》^②时，利科就深信：在面对这种体验之时历史地存在着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不应该被其他问题（如历史地思考或思考历史意味着什么等）所取代。哲学“生发于这些问题的统一之中，而死于对它们的分割之时”。^③ 利科试图抽象地思考这些体验，但他并不建议我们回归古典历史哲学。在他看来，后者似乎由于过早地涉及历史的终结问题而声名狼藉，因为这种草率事先将任一将来都简化为这一终结的过去。与这种草率相对立，是否只有在“历史”将自己局限于作为关于过去者或“曾在者”的知识时，将来的开放性、它原本的将来性（Zukünftigkeit）才能得以保存？这一推论正是利科所要反驳的，不过他并不是要回归一种预先被理解为整体的历史目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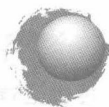
“历史所具有的回顾性特征不是历史之认识的全部”，利科写道。历史中“历史哲学”的节制性、它的回退于死亡（Rückzug auf Nekrolog）（这种回退只述说已经结束的去）认识不到我们对过去的这种探讨所具有的“辩证地”指涉将来的意义。^④ 从这个意义上看，一种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预设为结束的“历史”认识理论，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把历史当成“辩证地”指涉将来

① 他所作的题为《过去之谜》的报告以 *La marque du passé*（《过去的记号》）为题刊于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形而上学与伦理学评论》）杂志 1998 年第 1 期。该文可以追溯至 1997 年在哲学国际论坛（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期间一次研讨会的第六篇也是最后一篇报告，这篇文章在稍作改动之后，于 1998 年 3 月 27 日在埃森文化研究所由本人和狄塔茨（Jean-Marc Tétaz）举办的“自身—他性—历史，以利科为出发点的叙事象征与认同”的研讨会上重新以报告的形式得到发表。另一篇名为《阅读过去的时光：记忆与遗忘》的文章可追溯至由 Angel Gabilando 和 Marta Torredillas 于 1996 年 11 月在马德里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开办的博士研究生课程中的一次以《说与不说：隐含的主体》为题的讲座。两篇文章都经由狄塔茨润色再以德文译本问世。

② 该书的德文译本《历史与真理》（München: List, 1974）收录的文章不完整，缺少了重要的一篇写于 1953 年的“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et l'unité du vrai”，参见 *Histoire et vérité*, Paris: Seuil, 1964, pp. 45-59.

③ 一般的对存在与思考之间的关系的指涉可参见利科 1963 年发表的文章“Philosophe après Kierkegaard”，德文译本参见由 Michael Theunissen 和 Wilfried Greve 主编的《关于索伦·克尔凯郭尔哲学的资料》（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79）。

④ 有关这一点与利科的政治思考之间的关联，参见 *Lectures on Ideology and Utopia* (G. H. Taylor, H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之中的“曾在者”，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利科认为，这只能从面对过去给我们带来的效果时所作出的个体或集体的回复(Antwort)中寻找，这种效果绝不是一开始就是“具体的”、被给定的。在当前对此效果作出的回复中，出现了一种灵活的过去与将来的辩证法，历史认识必将以其本己的、将来的意义之名回忆起这一辩证法。对那种受到科学式局限的、将产生纯粹回顾性的历史理论的历史思考进行的这一批判，绝对不会转变成作为事件(与人类的历史存在方式一致)的历史的一种抽象对立面，也不会转变成史学或历史认识论。^① 利科更多地是在思考解除这一抽象对立的要求，该要求由伽达默尔(Gadamer)提出，直到今天尚未真正实现。此抽象对立从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进行论战起就对阐释学与史学的张力关系产生着影响。^② 回过头来对所经历的历史性结构进行思考恰恰能使那种超越历史科学的历史认识之意义得以更新，此处的历史认识主要指涉集体的将来。这种历史性并不像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inneres Zeitbewusstsein)现象学所导致的那样，它并不产生于得到真实感知的时间；它不仅限于一种纯粹“个我的”(jemeinig)存在(海德格尔)，这种存在可能被认为与他者无关。利科对所有表明“个我的”和集体的历史性与他者存在着一种原初关联的现象进行了探究：比如对失落感、悲痛感、罪责感和见证感的体验。对利科来说，提供见证(Zeugnisgeben)是很好的例子，在此例子中，面对他者时历史的存在受到需要给出答复的“刺激”和挑战。

在过去能够成为历史认识所设想的客体之前，它作为一种遭际发挥着作用，并对我们提出要求，“要求对叙述进行言说”。这让人想起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③来，将历史作为遭际进行的、“病态的”思考不是

^① 参见 Alfred Heuß, *Verlust der Geschich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59; Pierre Nora, *Zwischen Geschichte und Gedächtnis*, Berlin: Wagenbach, 1990.

^② 参见 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Mohr, 1975, p. 267; Paul Ricœur, *Temps et récit*, tome III, Paris: Seuil, 1985; dt. *Zeit und Erzählung* III, München: Fink, 1991, p. 362; Paul Ricœur, "History and hermeneutics," in Yirmiah Yovel (Hg.),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Action*, Dordrecht: D. Reidel Publ. Company, 1978, pp. 3-20.

^③ 参见 Jacob Burckhardt,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 Stuttgart: Kröner, 1935, p. 5.

过去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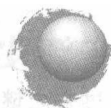
一种对历史思维的生硬反抗,而是原本的“历史的意向性”^①、历史话语的意义结构的一种基础。历史话语也只是在作为对给我们提出要求的过去的回答^②这一层面上才能被理解;“不存在于历史的言说之中的”、曾经的过去成为历史话语必须接受的“一种挑战”。毫无疑问,每一种历史话语框架下的回答都必须批判地探询关于被言说之物的真相、被叙述之物的可能性、对“事件”和“事实”的描述是否适当、对它们的诠释是否具有叙述说服力等问题。这些问题并不能被简化为“所经历的”历史性。但是在利科看来,“天真的”意即未得到批判性探询的过去关联,如存在于记忆之中的那种过去关联,就已只能作为一种事前的真相问题的符号才能被理解,真相问题间接地决定了批判的过去关联。带有求真“意愿”的记忆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它对什么进行解释。这种意愿存在于被记忆重现的过去者本身之中。此处可以看到利科思考中的一个重要的思维连接点——见证的概念。

利科认为见证提供了“记忆和历史间进行过渡的结构”,见证人所述说的内容之中存在着求真的要求。可是,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在何种程度上这些流传下来的见证能真正达到这一要求,所以先于历史认识的真相问题不能免除历史学家的话语对见证进行批判。利科曾谈到,在与“天真的”过去关联之间的关系中从认识论上切入此类批判是必要的。^③不容忽略的是,在他看来,这种批判不能沦为一种毫无创造性的,即似乎不关心我们的将来的历史理论,尽管它还是被置于我们“亏欠”(schulden)过去以忠实这一符号下才能被理解。只有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有点“病态地”对历史的存在遭际进行解释的、关于历史性的阐释学才“知道”这种“亏欠”(Schuld,在德文中含有债务和罪责两层意思。——译者)。只有一种关于记忆的阐释学才能给历

① 利科在《时间与记述》的第1卷中对此概念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利科介入历史编纂学认识论的讨论之中,详细发表了自己对法国新历史编纂学的看法,这与当时由狄尔泰和海德格尔挑起的关于历史性和历史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分不开。后者所产生的影响是经由 Raymond Aron (La Philosophie critique de l'histoire. Essai sur une théorie allemande de l'histoire, Paris: Vrin, 1934) 和 Henri Irénée Marrou (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 Paris: Seuil, 1954; 德文译本: über die historische Erkenntnis, Freiburg/München: Alber, 1973) 介绍到法国来的。参见 Ricœur's *Oxford Lectures 1978-1979: The Contribution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to the Theory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② 这一基本主旨在他早期的收于《历史与真理》的历史哲学论著中就起着决定性作用。

③ 有关“认识论的断裂”(coupure épistémologique)这一概念的重要作用,参见 Paul Ricœur, *Zeit und Erzählung* 1, 第263及以下各页。利科不是从科学史的转折点意义上来理解此概念,而是在现象学的科学批判背景下将它放入文化生活世界和历史科学之间的关系中进行理解。从阐释学与史学的紧张关系这一角度来讨论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我们这儿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实现过。



史认识以——伦理上的——意义。只有对一开始就意识到这种亏欠的记忆进行批判,才能保护它免受那种存在于最终教条化了的传统性之中的硬化症的侵害。由“历史”所实施的批判,借助公众话语被写入记忆,但反过来却不再能够把历史学真相同一种忠实分割开来。对于这种忠实,利科有一个很冒险的说法:它“最终是针对过去没有兑现的承诺而言的”,“而对于这些没有兑现的承诺而言,我们原本就难逃罪责”。

此处体现了一种缺失,所以需要我们在已经提及过的张力关系以及记忆与历史话语相互指涉的框架下重新思考历史的伦理性(das Ethische der Geschichte)。历史理论今天是否可以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编纂学理性的科学理论或一种新康德主义意义上的认识理论?利科认为可以,不过他坚持提出系统的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一方面,关于作为历史地生存的人类的存在方式的历史性阐释学,另一方面是历史理论或认识论,二者只能在一种文化哲学反思的框架下才能得以沟通;这种文化哲学反思必须探讨集体的经验空间(Erfahrungsräume)和期待视阈(Erwartungshorizonte)中的存在与思考、记忆与历史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的焦点集中于一个问题之上,即我们是谁这一问题。这个引起争论的——总是包含了选择、排他的(不)归属问题的——集体认同问题既不会化为一种(本体论的)自我阐释学(此处利科很明显反对海德格尔及隐藏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的政治含义),而且一种把过去作为一种“完结的”(fertig)客体和死亡的时间来看待的历史认识论对于一种侵扰集体历史性的体验也是不合适的,后者是指一种“病态的”感情受伤或一种心灵创伤化的体验。利科并未便捷地告诉我们,如何使病态这个角度与忠实及真相这个角度协调一致。他尝试着重新思考历史的伦理内容,这绝不是一种毫无顾忌的在场主义(Präsentismus),此在场主义委托一种只对自身认同的将来负责的记忆政策决定应该回忆什么、应该怎样去回忆以及普遍的“过失”(Vergehen,在德语中同时包含“消逝”和“罪行”两个意思。——译者)——套用利科的话,这是“最严重的遗忘”——最终应该承担起什么责任。人们不应该忽略的是,“理性地使用遗忘”——利科在一定界限内对此持支持态度——只能作为一种公正合理的(而不是自以为是的)记忆而存在,这种记忆不会独断专横地自己赦免自己的罪责,而是耐心地等候着无人要求的宽恕。

如果人们将利科的这些关于“过去的负累”、关于历史和遗忘的思考理解成他加入到国内相当白热化的关于“不愿消亡的”过去的论争中发表的一些滞后的、从内容上进行表态的观点,那就是误解了他。利科不单单是引入

过去之谜

了一种新的、迄今尚未被采取的政治立场，从而使得论争再次激烈起来；他更多地是想闯入历史这一无法探其究竟的“存在的”领域，在该领域内以其为前提的政治游戏正在上演。与伽达默尔一样，利科的出发点也是过去对我们现在的影响所具有的无法探其究竟的优先性。根据这一影响，后来者可以借助过去成为“对话”伙伴，事后他们将这一过去作为其历史变成现实。可对话性（Anspruchbarkeit）是一种衡量实际的、本体论的属于过去的归属性的标准。在这种归属性中，还不能区分那些同我们进行“对话”之物与对我们的记忆“有所要求”（瓦尔特·本雅明）之物。利科绝非在宣扬一种不可能的绝对忠实，一种面对过去对我们的现在所提“要求”的绝对公正。他没有粉饰什么：人们必须进行选择，对记忆进行取舍，从而能够在记忆中保存一些东西；人们必须遗忘，从而能够进行回忆。推动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回忆其自身不也正是一种遗忘吗？但是只有在一种事前的、尚无根据的因而是前伦理阶段的、对忠实性与真实性及正义的“要求”这一符号框架下，才能对我们如何遗忘作出一种有伦理根据的决定。利科的意图不在于对一个本身可能伦理感不强的过去关联进行事后“道德化”。这个在莱茵河此岸地区非常受欢迎的赐予假定：一种纯认知的历史意识才是与真实事件相吻合的意识，如此自然就带有倾向性地暗中预先决定了到底应该首先展示什么：我们在历史上经常受到他者的“过去”（Vergangensein）“刺激”的生活具有什么样的真相维度？历史是一门关于尘世之人（Sterblicher）“过去的”生活的科学，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是在面对古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之时，而是在面对以前曾经存在者的命运之时，感到一种“罪责”。按照利科的信念，这个对历史学家工作的意义来说十分重要的区分最终应该定在哪里？过去时代的人们自身拥有其对未来而言“已经过去的将来”。如果我们不想沉迷于在伯格森之后遭到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批判的“回顾式宿命幻想”（retrospektive Fatalitätsillusion），该幻想使这种将来消逝不见，那么历史编纂学今天也必须思考这一区分。对利科所探讨的、历史的受激形式所进行的一种阐释学思考能否向我们指明，在哪种情况下这一将来（作为一种本能够或本应该以其他方式到来的将来）对我们具有约束力？单单指出人类暴力的牺牲品就足够了吗？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起所有的牺牲品，那么一种“公正的”记忆或一种“公正的”历史又怎么能成为可能呢？作为一个认识到这一疑难的阐释学家，利科主张，“去阅读过去的时光”；他抛开人们对曾经发生之事的可言说性所抱有的怀疑，相信书写下来的语词；他相信，在阅读中不仅仅能够对“已终止的”、“已了结的时光”（胡塞尔）有所了解——这